

# 曹家的靠山倒了

2

历史读本



南门外守著  
新世界出版社友情推荐

## 内容简介

千古骂名,全然加在一个国家和民族的英雄身上,一个于万民有利、使生灵免于涂炭的人身上,这实在是历史的悲剧。由此可见,你所读的、你所知道的所谓“历史”,可能本来就是假的,而且假得离谱,假得出奇。

在这里,你会读到一段真的历史,看到一个真实的曹操。

## 上期回顾

童年的曹操,是个单亲家庭出来的小子,而单亲家庭少年的各种特点预示着,他将来要么成为一个败家子,要么会成为一个卓尔不群的人……

当时的大将军梁冀是曹氏家族的靠山,而曹腾是梁冀在宦官队伍中的代言人。无论曹腾自己是否承认,这都是无法掩饰的事实。

但是这个靠山在后来却轰然而倒,原因是梁冀这个人过于跋扈了。

“跋扈”这个词是汉质帝刘缵小朋友首创专门送给梁冀的。一般词典里解释是“专横暴戾”,如果分开来看,“跋”有践踏的意思,“扈”有皇帝身边随从的意思,所以“跋扈”一词的抽象解释,形象一点说,就是“践踏皇帝身边的随从”。

刘缵指着梁冀鼻子说这话的时候,想到的可能就是后面的意思。梁冀没有辜负这个光荣称号,因为他连皇帝本人都敢践踏,更不要说皇帝身边的随从了。于是第二年,他就把刘缵给毒死了。

即位的汉桓帝刘志很害怕,这个人曾经只因一句话就杀了他的前任。但是在这个人面前,目前他只是只小蚂蚁,这个人要弄死他甚至不用抬起脚来踩下去,只需要吹口气他就找不着了。于是他等了十年,终于找机会搞了个事变,除掉了梁冀。

但梁冀专权太久,朝廷内外已面目全非,桓帝下诏,对三公九卿及以下各级官员进行清理,查一查这些人跟梁家都是什么关系,并且欢迎互相检举揭发。

一查下来,发现朝中已经没有多少人是清白的了。桓帝下诏,太尉胡广、司徒韩演、司空孙朗阿附梁冀,没有尽到保护天子的职责(不卫官),本应判处死刑,现作减刑处理,将其免为庶人。与此相关的其他人,也都分别予以降职、撤职、移交司法机关处理。短短几天,因梁冀事件受到株连失去官位的有三百多人。史称“朝廷为空”。

接下来是清查处理梁冀的财产。梁家的金银珍宝、房地产和一切值钱的东西在洛阳令袁腾的主持下

先登记造册,然后进行拍卖。最后清理的结果,梁冀一家贪污受贿的不法所得共有三十亿钱。

据后汉的《食货志》记载,桓帝时一石米大约是五十钱,汉代的一石约是现在的六十斤,按照平价理论,汉代的一钱比现在一块钱要值钱些,约等于现在的两块左右。三十亿钱约等于现在的六十亿元,在当时可以买六千万石大米。

如果按照购买力计算,梁冀一案的涉案金额,仅少于清朝嘉庆皇帝办的和阉案,和阉案涉案金额折算成白银一亿两,在当时可以买六千六百万石大米。

在这次大清算中,也有漏网之鱼:曹家。

曹腾是梁冀曾经的坚定支持者,是他们在宦官队伍中的代言人,但他却没有出现在被清查的名单中,原因是曹腾不久前刚刚去世了。鉴于他拥有费亭侯这样的爵位,故在官方发布的讣告中称他为驾崩。

曹腾早在几年前就要求退休了。退休后他把全部的精力放在两件事上:一件是扶持养子曹嵩,另一件是在家乡谯县大修墓地,为百年之后做准备。

宦官是没有后代的。顺帝刘保当年是被宦官拥戴才当上皇帝的。为了感激宦官的功绩,他做出了一个史无前例的决定:允许宦官收养子以继承家业和封爵。曹腾于是在同宗里收养了曹嵩作养子。

曹嵩大修的曹氏宗族墓在酃道元《水经注》里有明确记载,规模十分宏大。如今,历经千百年风雨,它们依然骄傲地分列于曹腾的家乡安徽省亳州市城南。据确切的考古资料显示,这个庞大的家族墓里,埋着曹腾、曹褒、曹嵩、曹焜等人,他们都是曹腾的族人,他们之间的关系,这里作一简要介绍。

曹褒与曹腾同辈,应该是从兄或

从弟的关系,因曹腾的荫护,做到了颍川太守。他的儿子叫曹焜,做过侍中、长水校尉,是曹仁、曹纯的父亲。

曹焜与曹嵩同辈,在这一辈的人里,至少还有四个族人。一个是曹鼎,做过尚书令;曹鼎的兄弟中,有一个叫曹瑜,做到了卫将军;他们还有一个亲兄弟,已不知名字,但他的儿子很有名,叫曹洪。

除了曹鼎三兄弟之外,这一代人中,至少还有两个支脉,其中一个当过吴郡太守,他有一个孙子叫曹休。另一个生了个儿子叫曹邵,曹邵有个儿子叫曹真。

如果以曹腾、曹褒为“曹一代”话,“曹二代”包括曹嵩、曹鼎、曹瑜、曹焜;“曹三代”包括曹操、曹德、曹洪、曹仁、曹纯、曹邵;“曹四代”就很多,包括曹丕、曹植、曹休、曹真等,后面还有“曹五代”。再之后,曹氏后人已经不是历史关注的焦点了。

曹嵩的出身问题历来争议颇多,必须交代一下。

陈寿一句“莫能审其本末”,害得曹家人一直被当成“黑人黑户”受到歧视。有些野史认为,曹嵩是夏侯氏的后人,是曹腾当初从夏侯家抱来的。但对于陈寿写的这句话,历来都有人怀疑,要么是他的专业水准出了问题,要么是他有别的动机。

陈寿始撰《三国志》是晋太康元年(280年),这一年陈寿四十八岁,大约九年后他完成了该书。陈寿写《三国志》的地点是在洛阳,那时他在司马氏朝廷里担任着著作郎兼中书侍郎的公职。

公元280年虽然曹操已经死了六十年,也是司马氏建立晋朝的第十六个年头,但是熟悉当朝及前朝历史掌故的人还大量在世,别的不说,单就曹氏一族中仍然健在的就有“曹五代”的曹志、曹奂等人。

曹志是曹植之子,在晋朝担任过

乐平太守、散骑常侍、国子博士、博士祭酒等官职。太康九年(288年)即陈寿写完《三国志》的前一年才病逝于洛阳。作为同朝为官的同事兼重要历史事件的当事人,曹志理应引起陈寿的足够重视,除非曹志本人对其祖上也“莫能审其本末”,否则这一历史悬案很容易解决。

曹腾弟兄们应该四个以上(曹腾字季兴,上面还有伯兴、仲兴、叔兴),兄弟中应该有男丁。即使开始曹家很穷,但到顺帝的时候,曹家应该很富有了,他怎么会放着曹家的孩子不要,收养一个异姓人?所以,合理的解释是,曹嵩是曹腾其他三个哥哥中某一家的孩子,也就是他的亲侄子。当然这也是猜测,曹嵩到底姓曹还是姓夏侯,或者像袁绍揭露的那样是从乞丐那里收养的,在没有更有力的考古发现前,恐怕还要继续争论下去。

关于曹嵩的子女,即曹操的兄弟姊妹史料十分有限,综合起来推测,曹嵩至少先后有六个儿子:长子就是曹操;接下来是曹德,曹操的异母弟;老三叫曹彬,与宋代那个名将同名;老四叫曹玉,死得比较早,后来曹操曾把自己的儿子曹徽过继给他;老五的名字不详,只知道他的儿子叫曹安民,追随曹操起兵,在征讨张绣时战死;老六的名字叫曹疾,也有史书说,曹德和曹疾是一个人。

此外,曹操至少还有一个姐妹,一个嫁给了夏侯家,一个嫁给了江东的孙氏。他还有两个堂妹,即叔父家的女儿,一个嫁给了日后的部将任峻,一个嫁给了叫宋奇的人。

现在可以大致推测一下,在梁冀倒台前夕,曹腾因病去世于洛阳。按照礼制,曹腾要回到家乡安葬,曹嵩等曹氏子弟必须辞去官职,在家守孝三年。梁冀倒台时曹嵩等人均不在洛阳,幸运地躲过了政治清算。

# 杨旭成为警方眼中的第一只兔子

2

畅销读物



郝洪军 著  
中国三峡出版社友情推荐

## 内容简介

本书以2009年11月掀起的足坛反赌打黑为切入点,结合作者10多年记者生涯的亲身经历,以第一手资料,对足坛诸多疑案逐一解析、再现。每篇小文独立呈现:新加坡足球联赛,中国球队集体参赌;一份长达几米的赌球账单;赵本山遭辽足勒索巨款,黯然离去……一连串的落网之鱼,交代了什么样的惊天内幕……

## 上期回顾

前足协官员范广鸣被抓了,他被牵涉到中国球队在新加坡打假球、赌球的问题中。在范广鸣被警方带走的消息刚传出来的时候,沈阳的很多足球界人士都非常震惊……

## 警方眼中的第一只兔子

2009年11月3日,夜晚近11点,报社值班编辑刘志向经多方求证,确认广药队一批人员被辽宁警方带走。其中,最先被带走的是杨旭,带走的过程也很值得玩味。

在处理杨旭一事上,辽宁警方在广州的行踪十分隐秘。

杨旭,广州市足协正处级官员,前广药队领队。通过特殊渠道,辽宁警方找到了一个与杨旭关系密切的建筑商。

10月19日,警方在这名建筑商的带领下,来到越秀山综合楼,也就是广州市足协的办公地点,守株待兔。当杨旭出现在办公室时,辽宁警方也跟着出现了。得知对方的身份后,杨旭随专案组成员下了楼。

当时,杨旭打电话向足协领导请了两天假。随后,辽宁警方带杨旭来到他家楼下,杨旭打电话让家人为他送下来两件厚衣服,并告诉家人,他要与中国足协的人去北京开会。

两天后,家人没接到杨旭任何电话,也无法与他取得联系,便到广州市足协询问。

广州市足协对杨旭的行踪一无所知,于是到派出所报案。

派出所经过调查,得知杨旭、钟国健、那名建筑商以及辽宁警方三名成员,已于10月19日下午登上广州飞往沈阳的航班。

10月23日,辽宁警方试图让广药俱乐部财务总监协助调查。当警方到了总监所住的小区门口时,该财务总监怀疑辽宁警方的身份,让保安拦住了他们。直到社区民警出面,辽宁警方表明正式身份后,调查才得以继续。

新闻材料已基本掌握,接下来的问题是,我们报社第二天报不报?

如何报?

此时距午夜12点仅剩半小时。离报纸付印时间越来越近,我马上给总编彭宁打电话。他的态度很明确,一是报,二是把握好分寸。

我让编辑刘放撤下体育版一个头条,先开着天窗,然后让刘志向马上写稿。对稿子的要求我让他把握两点:首先,稿件以陈述广药俱乐部相关人员被警方带走为视角,不加入任何观点,字数不要多,五六百字即可;其次,稿件中不提辽宁警方字样,但可强调辽籍足球人也接受调查。

随后,我决定在博客上发消息。这样做只有两个目的——一是,这个时间点,沈阳媒体几乎都截稿了,他们不会知道此事;二是,我博客上的消息会被南方一些媒体选用,这样会减轻第二天《辽沈晚报》全国独家刊发可能带来的压力。

忙碌的间隙,我在MSN上碰到黄健翔。

“健翔,知道这次真出事儿了吗?”

“没听说有啥事啊?”

我简要给他讲了一下。

他说:“这事看起来真是不小,但走向如何,还不能盲目乐观。”

“我们这些记者呼喊多少年司法介入,这次司法是主动介入了,还是值得期待的。”

“如果这种介入真有深厚的背景,我们这些球迷也没白盼这么多年了。”

我把我的博文贴给他,他看完后说:“结尾那句很好玩儿,拯救中国足球的不是中国足协,而是中国警察!很幽默的一件事儿。他们真想拯救中国足球,那就等着看好戏吧。”

“你们报纸明天报吗?”他问了句。我的想法很简单,只要把警方介入足坛赌球的事实披露出来,这就是11月4日我们报纸的胜利。因为这

种事情一旦出来,全国媒体在跟进过程中就会填充消失的相关新闻元素,我们再随后跟进,这至少不会让辽宁方面感到不舒服。

“把握好分寸,可别弄出假新闻来!否则你们老总又要找你了……”

## 聚焦海利丰

我曾见过一封来自青岛的快递信,四页纸,全是触目惊心的赌球涉黑线索!

信中说:“海利丰队就是一支烂队,他们那些肮脏的历史……警方如果能够深挖下去,一定能铲除这个大毒瘤。”

青岛海利丰队是一个让圈外人难以琢磨的球队,它在中甲联赛中一直处境微妙,每到关键时刻总有惊人之举。赢球和输球都没有什么规律可循,圈内人士对其的评判早已达成共识——他们基本是靠赌球养活队伍,老板也靠赌球来赚钱。

青岛海利丰队这些年来动荡不断,主教练走马灯似的调换。从殷立华到左文清,后来是纪玉杰、王政……主教练如同男模,展示完表情和肌肉后,迅速消失。只有刘红伟的屁股始终未动,先是领队,后来还兼任副总经理。直到2008年上半年,刘红伟与老板杜允琪之间发生了矛盾。

有一次在训练场上,两人发生了激烈的口角。当着所有队员的面,杜允琪当众斥责刘红伟:“不愿干就滚蛋!”

刘红伟负气出走,从此再也没有回到海利丰俱乐部。

刘红伟离开之后某段时间,海利丰俱乐部后来请Y姓人员来管理球队。Y直接接受老板杜某的指令,在接到信息之后立刻安排专人在赌球网站下注。随后他通知球队内部的D姓人员。D再在比赛前或进行中,通

过口头告知的方式,安排中后场的球员打假球。

这群赌徒是猖獗的。赌球是大张旗鼓而且明目张胆地进行,他们下注的地方并不是某间隐秘的办公室,大多数时候会选择街头的网吧。为了能够集中下注,同时也为了避免外界干扰和影响,他们甚至会将整个网吧包场,安排众多人员参与。

青岛海利丰队打假球的幕后老板说一不二,指令下来了,球队必须不折不扣地执行。如果打不好,会遭到幕后老板的惩罚。如果不按照老板的意图去打,就会有人遭殃。

青岛举报人在信里说,在青岛地下赌球界,有三个比较强大的庄家,都是颇具实力的组织团伙,其中国内外联赛投注全接的有两个。为了吸纳资金,他们发展了大批下线,关系极为复杂,几乎无处不在。他们下一级别的代理也不断发展次级代理,到社会上上去吸纳投注,引诱投注。

赌球在操作程序上有个诱人的条件,就是可以赊账投注,民间俗称的“下打租”。这比我们传统印象中的博彩似乎更具有吸引力,所以很多人通过赌博集团的基层代理赊账。在赢钱之后,下注人只要交纳一定的“手续费”就可以拿到钱,所以很多人趋之若鹜。但在赌输之后,他们必须及时还掉赌债。一旦在规定期限过后仍然没有还上,下注者很可能遭到暴力逼债。而有人为了翻本儿,还会继续借债下注,导致债务累加越来越多,甚至根本无法偿还。

青岛举报人在信的结尾,又让我们吃了一惊。

“青岛足球的水太深,赌球非常猖狂,如果全部揭露出来,肯定远远超过现在的一些城市,但仅次于武汉……”

青岛赌球已经猖狂的了,怎么还比不上武汉?